

大名府志

大名府續志卷之五目錄

藝文上

御製五禮記

宋徽宗皇帝

御製新樂大成記

徽宗皇帝

莊子祠堂記

蘇軾

大名縣學科貢題名記

明唐皋

重脩子路書院併祠記

邵永春

重脩蘧伯玉祠記

邵永春

大名守張公生祠記

王世貞

頤菴記

胡儼

重建先賢仲子祠記

國朝

王蘭廣

重建漢壽亭侯廟碑記

魏憲

重脩大名府學記

何俊

新脩大名書院碑記

林培厚

籌增寡過書院經費記

王蘭廣

大順廣兵備道題名碑記

何俊

重脩府學崇聖祠碑記

武蔚文

素園記

李昌祚

重建節孝祠記

宋昌期

重建忠義祠記

宋昌期

重修南沈二公祠記

宋昌期

重修演武廳碑記

重修萬安宮記

宋昌期

重修城隍廟碑記

創建升恒閣碑記

御製五禮記

宋徽宗

禮緣人情而爲之節文先王稽其典常制其等差辨其儀物秩其名位所以正人倫定尊卑別貴賤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唱而婦隨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叙人倫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大無得而踰尊卑定也朝廷邦國鄉黨遂序有典有則有倫有節有條而不紊貴賤別也天下有萬不同之情先王同之於一堂之上薄海內外雖愚夫愚婦莫敢以私智側言改度易制者以分定故也夫人倫正尊卑定

貴賤別則分守明分守明則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亂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
亦未之有也先王以是成教化移風俗其和至於廣
樂其大至於與天地同節朕甚慕之朕獲承至尊深
惟祖考燕翼之謀垂休錫羨功成治定厯考前世承
平之久莫如今日然承五季禮廢樂壞大亂之後先
王之澤竭士弊於俗學人溺於末習忘君臣之分廢
父子之親失夫婦之道絕兄弟之好至以衆暴寡以
智欺愚以勇滅怯以強凌弱庶人服侯服墻壁被文
繡金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婚冠喪祭

儀節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爲制無復綱紀幾年於茲
未之能革在昔神考憲道立法禮教聿新以追三代
之隆謂安上治民別嫌明微釋回增美莫善於禮親
降策問下詢承學造廷之士將因今之材而復古之
道旂常服章之飾是正訛舛大勲未集仰惟先志明
發不寐繼而承之罔敢忽怠乃詔有司張官設屬講
求次叙以書來上朕一夜省閱考驗先王制禮之文
汨陳其制先後無倫昏冠失序復命有司循古之意
而勿泥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牽於今乃作吉禮以祀
以祭以享乃作凶禮以哀以弔以禴以恤乃作賓禮

以朝以會以覲問乃作軍禮以用衆恤衆簡衆任衆
合衆乃作嘉禮以親宗族親男女親賓客親異國邊
豆尊罍冕弁旂常車輿圭璧羔鴈幣筐有不可施於
今則用之有時示不廢古有不可用於時則唯法其
義示不違今又爲多寡之數高下之等長短之度疏
數之限將自躬而達之天下自朝廷而達於庶民使
士安於分無見利忘義之心人之所守無犯令陵政
之悖四海以無拂而天下如一家爭訟之端庶幾乎
息廉恥之道庶幾乎興而刑其措與傳曰商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

繼周百世可知也今天下去周千有餘歲道之不明
未有疏於此時也世染汚俗未有甚於此時也朕因
今之俗倣古之政以道損益制而用之推而行之由
乎百世之下奮乎百世之上等百世之王若合符契
其歸一揆所謂百世而繼周者也雖其法其制未頒
天下朕將禮刑並用俟之以慶賞刑威適觀厥成焉
萬幾之暇書其意記其事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後世

御製新樂大成記

宋徽宗

天地一氣分而爲五行發而爲五聲列而爲五事五
事形而播於五聲五聲作而達於五行五行應而合
於一氣一氣合則天地太和此樂所以與天地同流
也樂出虛而寓於形器度數幽足以通鬼神大足以
動天地其以此歟堯之樂曰大章舜之樂曰大韶禹
曰大夏湯曰大濩文王曰巨業武王曰大武成王曰
勺自勺而降無聞焉蓋自周衰變風變雅作而桑間
濮上之音勝雅正熄滅循沿以至秦漢時君之德涼
薄厭多就寡不能考正以及隋唐五季千歲之時雖

有作者率流於末俗溺於習尚無復彷彿朕嗣有令
緒若稽先王薦享郊宮會朝路寢審律呂之音則夔
鬱焦急而哀思察宮架之器則參差大小而不齊者
制作之由則循周世宗王朴之舊稽世宗之世則當
天下分裂干戈相尋之際蓋亂世之音也傳曰治定
制禮功成作樂又曰禮樂百年而後興祖宗積德累
功休養生息承平百五十年論功則功成言時則時
至可以有爲矣在藝祖時嘗詔和峴在仁宗時嘗詔
李照阮逸在神考時嘗詔范鎮劉幾然老師俗儒末
學昧陋不達其原曾不足奉承萬一以迄於今朕仰

繼先烈推而明之蓋古之作樂者事與時並名與功
偕則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勳未集則巨業之聲不
可行於武成之後武王嗣武卒其伐功則大武之聲
不可施於太平之君持盈守成之日周雖舊邦樂名
三易朕承累聖之謀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奮乎百
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緒遺風餘烈莫有好者夙夜以
思賴天地之靈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於卒伍之
賤獻黃帝后夔正聲中聲之法宋成功之英挺出於
受命之邦得其制作範模之度協於朕聽於是斥先
儒累黍之惑近取諸身以指爲寸以寸生尺以尺定

律而樂出焉命有司庀徒鳩工一年審音二年制器
三年樂成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器備以崇寧圓
年八月庚寅按奏於崇政殿庭八音克諧不相奪倫
越九月朔百寮朝大慶殿稱慶九成羽物爲之應有
鶴十數飛鳴其上乃賜名曰大歲置府建官以司掌
之明年冬備三獻九奏奉祠鼎鼐復有雙鶴來儀自
後樂作則鶴舞至於形影之相應於以薦郊廟和萬
邦與天地其之乃按習於宮掖教之國子用之太學
辟雍頒之三京四輔以及藩府又親筆手詔布告中
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歟孟子曰今樂猶古樂蓋

感人以聲則無古今之異四聲之樂先王所以不廢也樂雖不同而聲豈有二朕將以十二律分七韻備八十四調播之於今樂被之四海達於萬民協同軌同文同聲之意今古參用永爲一代之制繼周勺之後革百王之陋以遺萬世贖厥子孫永保用享大觀

改元朔日記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歸本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毀孔子之徒以明老子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故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

道術自墨翟禽滑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
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不矣

大名縣學科貢題名記

明唐 臯

科貢者士所入之途也三代以還育才於學而取之是途自公卿大夫以至一命之士職有大小位有崇卑皆由此其選也故其途正途也而世獨加重焉匪由是途亦有守官從事者矣弗重也均之爲仕進之途然而有重不重焉者其所肄之業殊也用是而知學之大也大名縣爲畿輔屬邑士之養於學校而胥由是途以出蓋自洪武以迄於今若張亞參如宗而下凡若干人舊未有題名於石者乃正德戊寅予休邑吳君濟民銓授知大名縣事既下車進吏民於庭

而講求其有裨於治與其所以爲治之蠹者以次而
罷行之不急近功不辭重勞有所布令咸宜於民民
旣尊信之一日奉董學侍御周君彥通巡按侍御宋
君德威兵備僉憲劉君遵教檄舉鄉賢名宦而祠於
學官時太守任君原孝同守□君用章皆以風教爲
首務莫不協詞以堅其成於是攷之故牒詢之耆宿
得凡鄉賢名宦之表然者爲之建祠祀之旣又慨念
鄉賢之中有在於本朝咸出科貢而顯名無石久而
澤以斬跡以熄不惟鄉人泯於無聞雖併其後之人
亦有不能述其先德者矣乃命工伐石而以其人之

姓名里居與夫賓興之年宦歷之跡盡取而鐫之徵
予爲記予謂名賓乎實者也題其名而其實因可攷
善不可得而辭譽不善亦不可得而逃訾也孔子嗟
沒世而名不稱者懼學者之不以善聞也然問其乞
則有求其實則無非予之所可知也邵子不云乎立
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夫名之不
稱與其徇名喪實其爲失一矣士之養於學校而出
以正途者誠不可忽焉而不之講也濟民其有望於
是邑之士哉濟民名拯登宏治十四年南畿鄉薦在
邑多所興廢此直其一端耳茲來登最已列上考所

樹立尤未量云

其二

重修子路書院併祠記

邵永春

吾邑治西北舊有河內公季路書院左有祠祠前係民居堵塞兼以歲久傾圯神罔攸庇士罔攸居積敝相沿莫與整飭歲之丁卯午溪鄭公以戶科給事謫丞吾邑顧瞻書院慨焉興嗟命典史勞君銘鐘督理仍捐貲易民居地基若干間前通大街建仲子祠門一座與書院並列大都撤舊爲新易圯以整百年之廢一旦遽舉斯役也君子謂其崇儒造士厥功匪細云或有問於予曰夫子路聖門之高弟子也其爲人之賢不言可知也然廟祀崇於闕里配食遍於天下

茲邑仍專祀之者何居曰吾邑蒲邑也子路曾大夫蒲邑者也記云治蒲三善夫子稱之蒲人德之矣今去其人千百載而所謂入其境恭敬以禮入其邑忠信以寬至其庭明察以斷者固可想而見也而民之飲食而尸祝之歲時而香火之疾苦而號呼之亦千百載如一日也夫祀法有功於民則祀之蒲豈善忘人功者乎惡得而不祀曰聖門高弟如顏如閔如曾如冉者尚彬彬蔚蔚而未聞有專祀之者何也曰祀起於有功功原於有所試有所試故子路之祀至今不廢無所試故賢如顏閔諸子而亦未有專祀之者

易所謂潛龍勿用是也曰求之藝由之果夫子均與之從政矣而求之仕季氏不免爲聚斂臣何也曰此則剛與柔之別也藝近於柔柔常不能自植而莫可表見果近於剛剛常至于過激而易以立功故夫子評曰由也兼人求也退卽此繹之二子之優劣見矣而今未有專祀聚斂之冉求者孰謂人心可誣也乎曰由之死慳至今人無慳志豈固可以無死者耶曰子路仕於慳慳執政於輒慳之難輒之難也慳可不死輒亦可以不死乎子路亦自靖自獻焉爾矣庸恤其他然其所可惜者吾不謂其在於死慳而在於仕

衛也衛在春秋抑何如國乎父不父子不子其政散其民流當是時也即使康叔復出周召爲輔尙無所挽其勢由果何爲而欲自試於危弱不可救藥之敝國乎夫既仕於其國則食焉避難吾知其不爲矣故子路之治蒲不若閔子之在汶閔子之在汶不若顏子之在陋巷此賢者亞聖之大較也曰夫子之轍環不止又何也曰夫子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也諸子則有可有不可也子路無所取裁其得不決裂於斯然吾猶幸一死之可自表也曰子之言子路而及於死衛也何與曰人之德人也無不欲其永之也欲其永

之則欲不惜其死不可矣夫于路之有功於吾人及
吾人之德子路雖使至今存可也而卒死於衛謂之
何哉此予所以酸鼻涕洟而不能自己也今書院新
矣嗣是大夫學士凡遊息於斯者既知子路之爲可
法又知其所以當惜則於出處死生之義思過半矣
鄭公修是祠旣完未幾卽轉知鄆縣於其別也余心
諾以爲記未遑也越三載始克成之

重修蓬伯玉祠記

邵永春

蒲之南計十里許有蓬伯玉塚塚前有祠人謂之蓬公祠祠有像有廊有廡春秋有祀蓋其來舊矣自嘉靖庚申歲其祠始廢因而摧挫於風雨剝落於鳥鼠久之祠像傾圮廊廡荒廢靡蕪盈堦苔榛披徑牧人樵豎時或出入其間靡知所以憚禮之而學士大夫則咸用慨嘆焉而恒苦於葺之弗能也隆慶改元仲秋邑侯趙緝齋君偕謫諫鄭午溪君以政餘往謁其祠而因以過余焉蓋祠前於余之廬僅數百步余之少而習舉子業其中者也稱至近矣二君謂余曰茲

祠衛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可荒涼不飭如此哉吾
第爲君修之於是捐俸廼計工廼掄材廼具鍤畚躬
往督之自秋及冬僅越三月而祠像之傾圮者整廊
廡之荒廢者飭薜蕪剪苔榛闢風雨除烏鼠去巍如
煥如而牧人樵豎無不望之而驚且走者祠于是乎
改觀矣凡旣備趙君遂以例入覲鄭君又作小室其
隅扁曰仰止習靜其內欲求得伯玉之所以爲君子
者而肆力焉廼復招余而問曰君子祠其人則當知
其行事之跡顧伯玉之跡吾之所未解者有數事焉
是必有意義存其間而不可以淺近測者也子衛人

也必詳之矣。蓋爲我解之夫以伯玉之在衛職列夫
夫不爲不崇而衛之國事宜未可脫焉不加意也。然
方孫林父之逐君逆也及甯喜以父命復欲返之者
招亂之道也。而伯玉未見其固止之俱從近關而出
大夫於人國者可如此乎。曰衛之有孫甯猶魯之有
三家齊之有崔杼也。權有所歸也。凌逼之勢其所由
來非一日也。大夫惡得而止之也。而其俱由近關而
出者。遠害之道也。正孔子之所謂無道卷而懷之之
謂也。曰伯玉之賢史鮪嘗薦之矣。雖以南子婦人猶
知之矣。然一無所見其施爲而無裨於衛之存亡。何

也曰知之而弗用也知之而弗用雖孔子且無如魯何矣矧伯玉乎曰若然則伯玉竟無功於衛矣食衛之報於今者何也曰玉在山珠在淵雖未剖而見用而石潤澤媚常自莫掩故伯玉在衛雖終於不試而衛有伯玉猶爲衛重善乎季札之言曰衛有君子未足患也茲可以觀伯玉之大有功於衛矣曰薦賢爲國者大夫之責也伯玉固身其責者也然孔子以大聖人之才德而問陣於衛絕糧於陳豈伯玉之未有所薦與抑薦之而有所不行與其於子皙濮上之遇激於託邑託言之數語卽能引伍員奮黃之奔走

以悟楚子俾之立返子皙委以政柄則其薦又何行於楚也曰伯玉之於孔子惡得而不薦之哉顧其說有行有不行者此楚之所以霸也此衛之所以奚而不喪也於伯玉奚尤哉此益足以見伯玉之爲君子者也於是鄭君揖而言曰君果詳於伯玉者矣吾今而後知所以學爲伯玉也因命余紀其事而併述其問對之辭如右

大名守張公生祠記

王世貞

不佞以隆慶初起家大名兵使者以問延守□攷郡
掌故則脩唐狄梁公宋寇萊公韓魏公祀已耐漢稟
郡守義主已又新唐沂公宏正父子祠而最後諸生
吏民以前守張公祠來請曰夫是守也去郡十五年
矣而政若新夫吾儕不敢以久故逸也其神明之也
則若前數公不敢以新故狎也余旣已拜公祠退而
徵諸生吏民得公守事頗悉蓋張公甫莅郡而屬有
北警烽火且達南輔公以意授僚幕繕城濬隍儲饌
糗備甲仗參伍公私之費以交相佐而不爲厲約束

部伍號令一切明簡士樂爲用政旣成復以授諸州
邑師而行之類若畫一睥睨之隙隱然旌色屬於天
大名稱馮翊重鎮焉而郡旣以中饒故又其人椎易
使所調發徵賦恒倍而會邢洛水臺議移賦郡且符
攝矣張公力爭曰邢洛水而郡幸不被水乃今移賦
郡是郡代邢洛水也公爲天子計臣胡不以實聞□
□□□□□□□□上蠲其賦而令三郡並倣爲臺使
者愧謝不逮竟不移賦郡也郡人素不善訟亦不善
避徭自公以片言決兩造各吐肺腑用某時入卽用
某時出庭往往空若洗而其所平徭繁簡各以力任

益相勸若子來不待期集公既多饒燕則朔望行與
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爲誦說擇其敏者吳道明等指
以舉子業法而日較之後先成進士爲刺史曹郎十
餘輩諸生至今能記之夫郡幸素號平簡不能竟張
公才卽出公才一二而使吾郡煥然而若新傍郡視
吾郡若大府而不敢講均禮卽以張公故且度吾郡
前後守多居位自稱者而指屈之卽無以出公右也
吾諸生吏民何能一日忘公不佞業以轉徙去且六
歲而入領太僕守鐸偕其幕宏孝以書幣請日唯大
夫之悉張公也業以諸生吏民意飾公祠矣敢祈大

夫之一言以示永永不佞既謝返幣而曰張公今進而爲天子統百官均四海卽不能以若郡私夫張公帝宰也吾安敢爲而郡上援公其諸生吏民不悅曰有是哉張公今貴重乃爾吾知爲故守而已且大夫所稱狄寇韓三公者一有德於吾郡歷數百千載而不忍忘乃今吾民去張公二十餘載而忍忘乎哉公今固貴重於朝吾不知於狄寇韓三公孰賢斷不若潁川守之寂寂損於治郡時也不佞聞而曰有是哉諸生吏民之言信也張公賢宰也郡爲其故守吾爲其故郡而祠之而記之而已於是有所命道濂莫聞

郡諸生郭維城辛登魏允中吏民宋珠高景和楊君
用等復馳追舟次申前意而速之言乃爲記如右云
張公名翰字子文嘗以嘉靖乙未上第浙江仁和人

頤庵記

胡儼

頤養也聖人設卦取象上艮下震外實而中虛頤養之意大矣胡子題其室曰頤庵志養也夫人之生含精蘊真體立德具所以參天地者在是然囿於形質而氣稟或拘役於情欲而靈明或喪苟無以養之其何以充焉是故君子觀天地之化察盈虛之數端居靜念懲其忿窒其欲不爲物引不以事撓保合太和以全其真精是必有道也動息以時節宣以義飲食有常衣服有制威儀濟濟行誼不違戒謹恐懼造次弗離觀其會通慎其樞機直養無害心會體舒無願

乎外與聖賢居頤之於人大矣哉孔子學易則曰可
以無大過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
嘗欲寡過而未能吾年幾五十碌碌無聞反求諸身
知所養者未至也故以頤名庵俛焉孳孳以求夫寡
過庶幾保其貞吉免於小人之歸也歲月易邁不知
老之將至姑記此以自儆云

重建先賢仲子祠記

國朝王蘭廣

長垣爲古蒲地風俗强悍最號難治我仲夫子承聖人之教來宰是邦以三善稱廣東髮時讀書至此卽欽其治思其人以爲德化之速果何術而致此乙巳冬由曲陽調攝茲邑奉檄之日大府諄諄以擇人見委蓋昔之蒲屬於衛去國都百里而近今之長垣隸於直去省會千里而遙且界鄰兗豫四無屏障其難治有不啻昔日者余雖樂親前賢之懿範而當此赤緊之寄又未嘗不惴惴於懷也莅任之後飭保甲巡邊疆理簿書清案牘兩月以來幸告無罪謹於元旦

之辰肅將祀事於我仲天子之堂乃未入其門先見
其室墻垣之委於荆榛者虛無有也未履其庭已窺
其奧椽桷之摧爲薪木者蓋僅存也及瞻拜遺像而
蟲篆鼠跡交錯於俎豆几案之間詢之守祠則一蓬
首黧面者偃偻其前余不禁喟然興嘆慙然自慚以
爲我子路之功之德何至湮沒於荒烟蔓草中曾無
一人過問伊誰之責哉乃延邑紳商之而崔君薰李
君兆錢張生銓等力任其事於是醵金庀材朽者易
之仆者立之頽者起之故者新之不三月而工告成
夫在昔子路之治蒲也以表以教其詳不可得聞矣

第卽所稱三善思之則今日鋤雨犁雲孰非當年之赤子操鉛握槩誰非爾日之青衿食德服疇雲初罔替以故祠宇之成倡於一言斯罔三代直道之猶存而非我子路之遺澤實能入人心而振懦起衰曷克致此顧地猶斯地也民猶是民也卽爲治者之倡道李教亦無異術也然入乎其境果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之盡深治乎則必吾人之恭敬以信未及於民矣入乎其邑果垣墉之盡完樹木之勿翦乎則必吾人之忠信以寬未孚於衆矣履乎其庭果吏肅風清諸下用命乎則必吾人之明察以斷未修於已矣

緬懷前哲撫躬自惕吾知登斯堂也不僅樽罍之是
薦將所謂民盡力民不偷政不擾者必汲汲焉先賢
之是師務期後先相與輝映以無負厥職詎惟是讀
其書欽其治思其人而躋其庭已哉廣雖不敏不敢
不用以自勵且爲後之守茲土者告焉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記

魏憲

漢壽亭侯關公廟在南樂縣治之東殿廡傾頽階阼
敬側幾廢矣浙中方竹友先生奉簡書承乏茲土乃
諏吉遴工選石庀材率邑之人從事焉先正殿次圍
廊次門樓次碑坊次橋梁後峙以三義閣不幾月而
告成以記屬余余因得而進論焉凡國家祀典法施
於民者祀之以死勤事者祀之禦大災捍大患者祀
之侯鎮荆襄威震中夏編戶至今猶德之可謂法施
於民矣至曹瞞聽司馬懿之策東連孫權并力以攻
侯江陵之敗引頸受戮義形於色以死勤事抑何壯

也至於一見昭烈死生以之顛沛流離之際未嘗一
刻離其禦災捍患有不可沒者宜其汲汲焉祀侯不
敢須臾緩也然侯之廟額果孰從歟吾聞士君子之
立身也必不負所學以不負天子侯讀春秋守大義
於君臣之分講之有素當下邳失守操挾侯以歸侯
對張遼數言詞義嚴正決不背漢以留魏至斬顏良
解白馬圍以報效曹公卽其不負魏者愈明其不背
漢豈今日代經數易靈尙耿耿其肯以漢壽亭侯之
職去漢而他從乎世之稱侯者曰武安王國侯龐大
帝曰關聖帝君曰天尊曰關夫子曰關將軍義無所

取職非其舊吾知侯有所不受也嚴廟貌而敬祀之
曰此漢壽亭侯關公之廟也大書特書之旨也春秋
之義也侯之志卽侯之所學也侯安之也

重修大名府學記

何俊

自漢興詔天下立學官海內郡縣均得建學我

國家文德誕敷聲教四訖普天率土莫不崇飾學官
爲育才興化之鉅典矧在畿輔近地具有成規詎可
聽其廢墜哉大名自宋時王沂公知天雄軍始請立
學金元因之明初府治既遷至永樂元年知府倪公
天與實鼎建於此

國朝屢加修葺凡堂序階墀戟門泮沼及崇聖名宦
鄉賢祠明倫堂以次具備規制宏敞歲月既久浸不
如舊甲辰之冬俊膺

簡命備兵茲土謁廟時見夫大成殿丹雘剝蝕東西
廡椽楠傾頽戟門以外牆垣不整荆棘蔓生怒然有
重修之志比以年穀不登因循未果戊申麥秋大稔
迺與太守武君蔚文定議共捐白金八百兩爲之倡
府屬官紳士民亦皆樂輸助費計共得二千金有奇
從大名黃令賜履元城姚令玉田請以元城在籍進
士前山西大同縣知縣王聯堂試用從九品唐成榮
總司其事鳩工庀材雲蒸雷動殿之剝蝕者髮飾之
廡之傾頽者構造之正其門楣固其墻垣巍峩壯麗
頓改曩觀而崇聖名宦鄉賢祠明倫堂亦皆去舊圖

新無或因陋就簡經始於戊申八月至己酉二月而落成乃進官紳士民而告之曰學宮之修豈惟是美輪奐壯觀瞻云爾哉蓋所以興教化而厚風俗者胥於是乎在大名爲河朔鉅郡文章氣節代有傳人惟邇齊梁唐宋以來強悍之風至今未殄而人文自乾隆後亦稍遜於前則斯舉也亦今日作新之一機耳今後履斯地者仰宮墻之高峻習禮法之森嚴嚮道之誠相與鼓舞不已行見人才奮興民風丕變不媿爲畿輔首善之區足以上副

聖天子重道崇儒化民成俗之意此則守土者所厚

望也人是爲記其捐資及司事姓名皆具於碑陰

新修大名書院碑記

林培厚

人才之盛衰關乎氣運要賴在上者有以鼓舞而作興之大名故魏地舊有元城書院在郡西南隅創建於明正德間嘉隆之際屢有增葺

國朝順治初併爲節署至康熙辛亥罷鎮後郡守周君邦彬始移建於舊址之東偏易其名曰天雄乾隆癸亥觀察沈君世楓重修之戊寅歲併魏縣入大名移治附郭奏改書院爲大名縣署而以城東舊別駕署爲天雄書院此卽今書院所由昉也後乾隆癸丑一修於觀察丁君淮鑿嘉慶甲子再修於郡守張君

體公然皆因陋就簡規制未備甲申秋余奉

命備兵大名下車後周覽書院房舍徘徊久之退而
與太守鐵嶺福君敬謀所以作新者君慨然首捐廉
俸以倡余與諸賓好亦助成之築房舍七十餘間視
舊制增三之二易天雄曰大名質而古且與文教爲
宜也前爲講堂旁置齋房繚以周垣巍然翼然軒豁
宏敞講肄有其地游息有所一切几榻簾幕庖湏
之屬罔弗備經始於道光乙酉春正月至夏五月落
成甫訖工俊彥鱗集廼擇其尤者若干人爲上舍生
優加廩餼日課制舉義令郡博崔君扃試而黜竄之

復檄南五州縣率紳士助膏火以資久遠嗚呼賢太守作人造士之心可謂勤且至矣崔君請礪石以爲之記余惟書院爲育賢儲才之地與學校相表裏古稱衛多君子自蘧伯玉子貢閔子諸大賢外若汲長孺毛孝先之風節京房之經術東廣微谷那律之淹雅劉子儀李邦直之華藻劉忠定之理學皆彪炳天壤輝映後先明中葉後人文蔚起猶甲於畿南豈古今人果不相及與抑天地靈淑之所鬱積有待而後發與曩讀班史循吏傳至文翁之化蜀黃霸之治潁川輒流連興歎謂大異乎俗吏之所爲今太守能鼓

舞而作興之也如此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
人士沐浴教澤宜何如踔厲奮發砥行立名以仰企
前哲又豈特科名之盛榮閭里而光邦家也哉郡志
稱隆慶五年知府永嘉王公叔杲加創書院號舍四
十餘間選郡邑諸生親課之一時文風號稱極盛余
於王公爲後進涖公之故治顧瞻甘棠假諸君之力
以告無罪於鄉先生抑余之厚幸也夫

籌增寡過書院經費記

王蘭廣

蒲城自遽子伯玉後代有哲人迄於明季李襄毅崔少宰王少司馬諸人鳳逸龍蟠極一時之盛彬彬乎人文淵藪矣乃近數十年風徽稍替豈真古今人不相及歟何竟無表表可見才也余下車之始首先觀風閱其文藝亦不乏磊落之英以爲具此才質詎非有造之器洎春間書院開課始悉前此月例兩課膏火之需由官課發給僅及前八名齋課雖有定期迄無一人至者余以爲士氣之振亦在鼓舞之何如耳因廣其拔取之額膏火不敷則量爲捐俸齋課亦官

爲獎賞於是多士橐筆而至者魚魚雅雅居然有槐
市風又設籌畫善後之費得制錢三百緡發商生息
歲得息錢四十五緡以資每歲經費抑余尤有爲諸
生望者振作之權自上操之躬脩之實由已盡之使
諸生但爲膏火而來則是上以利誘下以利來立心
之始便已大誤果能相觀而善飭躬礪行先器識而
後文藝由寡過以蘄於無過之可寡行見德脩名立
不難與襄毅諸公前後接跡諸生其亦有意於此乎

否耶

大順廣兵備道題名碑記

何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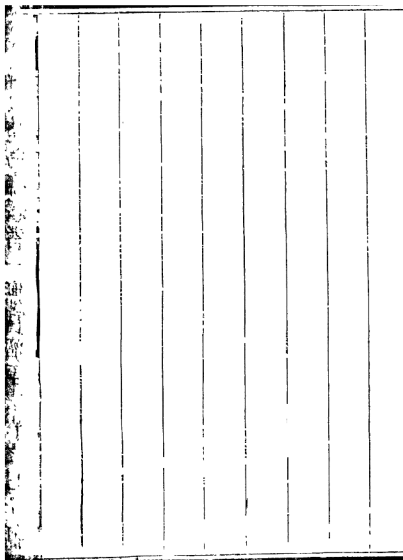
大順廣三郡爲畿南要地疆土交錯齊梁風俗强悍
夙稱難治前明正德間設大名兵備道崇禎間設順
廣兵備道

國朝屢經改併至雍正十一年乃爲大順廣兵備道
兼管河務駐大名三郡民生利病官吏賢否倉庫盈
虧皆得問先是三郡兵隸正定營嘉慶十八年後添
設大名鎮兵額幾四千糧餉悉隸之道光六年復令
所屬常罪軍流及人命擬徒之案並由道定讞任至
重也俊於道光二十四年自桂林擢任此土一切整

飭地方撫綏兵民罔弗稽考舊章參酌時宜兢兢圖治顧有時飭吏進舊牘非遺漏不備則參差不齊至詢以前官之名氏雖老吏有不能歷舉者乃歎官如傳舍過而輒忘竟若斯也道光戊申秋與武太守蔚文修大名學宮將葺事議修郡志旣得於明張公壁兵備記見立官之源復考職官表至明末迄

國朝乾隆二十年以前名氏彰彰具在因更旁稽舊籍益以乾隆二十年後名氏爲之記勒石堂壁俾不
至於湮沒雖然此特其名耳使居是官者於三郡民生利病不能悉官吏賢否不能別倉庫盈虧不能覈

求其所以整飭撫綏者一無實濟至去官之日上無遺愛下無去思則雖有題名轉不如無有者猶免於觸目而指摘也豈不大可懼哉願與後之君子共勉之



重修府學崇聖祠碑記

武蔚文

凡事之舉莫難於謀始謀始矣而始願所不及者一時踴躍爭先踵事而日增之至再至三次第畢舉是皆嚮善之誠出於人心之所同然故其事不期而自集如今茲重修文廟而因及崇聖祠是也方丙午之夏蔚文忝承

恩命來守大名莅任之始釋菜學宮仰見殿庭黯然而兩廡半就傾圮竊心焉惻之繼謁觀察亦民何公公慨然謂余曰余備兵於茲三載矣日與諸僚佐講求吏治民生期無廢墜而當務之急所惓惓於心而弗

能釋者有二曰學宮曰府志二者均不可緩而學宮尤要也特以年不順成未卽舉耳余起而對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禮也姑少待嗣連年歉收竟力不暇及戊申歲大稔民氣和樂觀察公喜謂余曰工可舉矣余唯唯然又慮所費不貲請先舉其大者猶未敢議及崇聖祠也公乃首爲倡捐余亦偕僚屬暨紳民力輸資並選官紳諮興作者董其事其詳載觀察學宮記中維時羣策羣力相度經營不日而殿廡門坊泮池奎樓等工皆就需用外稽其所入尙有餘余復請於觀察以爲尊聖而不推尊其所自出非所以

申誠敬也因舉崇聖祠仍舊而更新之堂廡門庭如其制衆心歡悅追念初議修時殿廡諸工斤斤焉惟恐弗逮而豈料及此哉顧猶不止此名宦鄉賢二祠向權祀於崇聖祠之兩廡制非宜乃遵例移建名宦祠於戟門外之東偏而名宦舉矣建鄉賢祠於戟門外之西偏而鄉賢舉矣至東西齋宿所則改建之櫺星門外以辨等威而免僭越且修及於明倫堂講學得其所並修及於尊經閣藏書得其所其五賢祠一賢祠耐於閣旁者亦俱拓而大之節孝向無專祠又擇宮墻之東隙地以構之俾無遺缺而儒學僻在東

北隅氣鬱而不暢爰卽府儀門之東建坊闢通衢直
達學署由北迤南高設門閭顏曰景行爲學中出入
之地足以疏英氣而嚮離明煥然改觀規模大備是
又由崇聖祠而推廣之一舉再舉乃至無不舉以致
其誠敬於無窮也然非有開必先烏能繼起有功耶
落成之日余瞻拜廟堂憬然有感焉噫天下事患不
舉耳苟能舉之則一鼓作氣百廢俱振凡有關於人
心風俗教化與吏治民生相輔益者無難一一行之
豈獨一廟工也哉於是乎廟工畢而修志之事舉

素園記

李昌祚

大名郡城內之東南隅前相國成文穆公第宅在焉
公崇禎己巳登政府嗣引疾乞休優游林下者六年
公歿未十年今相國青壇先生暨伍嵐太史先後入
翰苑登政府余小子得侍先生函丈數矣又辱伍嵐
交好獨未一過公里中私意公家園亭池館花石聲
伎之奉當甲于海內常欲遊覽登眺而未得也已亥
夏過大名訪伍嵐于家相與飲酒論文流連數日乃
引余游文穆公別業所謂素園者而屬余記之園在
第後南北數十丈而東西絲亘三四倍若畫鞞川焉

東倚城垣城上特建兩樓蓋形家爲府治設實若爲
素園翼震方也城之下近接一壑廣且深第前衣帶
水滌而注此夾岸楊柳舊名柳塘塘之中有靜舫塘
西則園之東壁也由巽門入松柏爲墻花木茂密一
徑中行有敞庭庭前牡丹芍藥間植庭北有堂文穆
公題堂句卧雲驚聖代枕石謝蒼生因額曰雲石堂
公行世詩文雲石堂全集卽此也堂前雙青桐千霄
拂雲堂東灌木數十本有方亭有曲廊逶迤而南折
而東依東壁爲書屋曰深柳讀書堂屋上爲臺登臺
而柳塘雉堞可眺也堂之西有禪悅堂堂前方沼生

菡萏沼前有井資灌溉故禪悅堂聯曰源頭通活水
初地湧青蓮自茲穿林而西中有太湖石渾厚峻嶒
傍夾數虬松松石之北有樓額曰攬秀巢雲石之南
有軒竹樹掩映六牕先生侍文穆公讀書處也由此
而西竹樹叢蔭忽而開霽蔬畦平衍中有池池心有
亭題曰八風亭董文敏書贈也池之西迢遞曲折土
石相半爲岡岡之乾方峰巒高聳上有草亭亭上四
望北府治射圃西學宮壁水俯視東南則第宅亭榭
皆在水光樹色間矣然所構屋宇不礮不斲無世俗
雕繪綺麗之態其所觴客燕居之地亦無詭石怪木

奇卉美箭之供迄今數十年雖後嗣鼎盛而無所增
華焉余爲低回久之嘗讀史盛稱李相德裕門第人
文之盛然元和以後海內方疲于兵革而德裕平泉
莊週回數十里天下瑰奇之花石無不畢致何其侈
文穆公致政里居可以飾泉石之勝以自奉矣而公
泊然一無所營廿年以來海內多故名園之蕩爲墟
者不知凡幾而公之素園猶然無改也易履之初九
曰素履往无咎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公家相業
得于素之時義者爲大聞公之風者亦可以感發興
起矣

修大名演武廳記

沈世桐

大名自唐宋爲河北重鎮今隸畿甸爲九服喉襟控扼齊豫趙晉諸郊疆宇饒沃地勢雄蟠明正德間一剽盜擾境始置監司以備兵

國初屢命重臣節制三省旣而停開府存麾下協鎮以監司所領大順廣三郡弁士使專轄之帶甲列營儼如星布焉去年春都督惠公以世冑奉

勅鎮是邦勤明戎政威問宣昭每按期校閱部曲銜令坐作如法使營無糜餉之兵士厲戎行之選古之名將曷以尙茲城西舊設廳事五楹爲校士之所歲

久蠹落公以觀瞻攸係乃與太守任君力爲經畫重
加葺堊俾棟宇崇嚴壇場峻整工旣竣屬言於予予
惟

國家熙洽之餘人物和阜兵革偃息而韜武賢僚能
念苞桑至意自亶職守以視古之養勲封奉朝請者
卓越奚啻千萬是誠治安之甚幸也周官九畿制賦
四時閱兵用以敦禮讓簡軍實有備無患豈以耀戎
而已哉予與公雅勵協恭重其人且以志盛時官守
之虔竝書同事銜名於後

重建節孝祠記

宋昌期

國家設節孝之祠崇春秋之祀所以發潛闡幽正人倫而勵風化也而能奉行不失則在乎良有司蜀川陳章軒明府以通儒出爲循吏凡所施設皆有本源洎清以來百廢具舉邑之節孝祠久經傾圮慨然捐廉重修靳綺江孫炳齋兩廣文亦出俸以襄助焉迺於學宮西徧聿新堂宇恭設墨牌配以兩廂繚以周垣俾春秋致祭有所憑依繼自今茹苦於生前者得食報於身後祀典以此肅穆行以此彰將見闔里之間亦必以此觀感而興起期竊羨諸君子是舉深有

合乎

朝廷旌表節孝之意而克繙其化民成俗之職也謹
援筆記之用垂不朽

新建忠孝祠記

宋昌期

忠孝人之大節也其至性感人雖婦孺爲之歌泣而況於士大夫哉清豐縣以隋代張孝子得名至唐有南將軍霽雲者盡忠睢陽彪炳史冊他如北魏之李岳以純至稱明初之劉楨以諫諍顯赫赫在人耳目迨明之中葉以迄末造其間竭力致命者尤多要皆秉天地之正氣立子臣之極則足以興起乎百世者也顧祠祀未備非所以示表揚邑侯章軒陳公倡義捐廉廣文綺江靳君炳齋孫君各捐俸相助乃於學宮東徧建堂三楹周以垣廡庀材鳩工不日告成而

與西徧節孝祠相望嗟乎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三者人倫之大綱諸君子以此爲是邦之人勸可謂得政教之本矣又形家者言清邑學宮之東地卑勢弱是以科名不振此祠旣建並有益於文風然則斯役也尤一舉而兩得者乎陳公名政典四川灌陽人靳君名輝曾寧河人孫君名煇安州人

重修南沈二公祠記

宋昌期

邑北郭舊有南將軍祠明青霞沈公令清豐時募將
軍之爲人故卽其居里像而祠之公治清有惠政入
爲參軍因彈奸相嚴嵩徙塞外遂遭奇禍以死清人
哀之設位於南將軍祠之旁庶哭而私祀焉嵩敗而
公之寃白則相與移公木主與南將軍並春秋致享
此二公合祀所由來也夫南將軍爲是邑人生於唐
沈公爲會稽人生於明地之相去世之相後蓋若是
其遠且久矣况南將軍以勇略顯沈公則由進士科
爲縣令文武異尙仕宦殊途亦似有難以強合者不

知二公忠義之性同秉於天故能曠世而相感以南
將軍堅拒祿山之心知其必不與權奸爲黨方嚴嵩
秉政勢燄薰灼炙手可熱而沈公毅然詆斥之所謂
雖賁黜之勇弗能過者又何必事蹟之相同哉至於
南將軍不克滅賀蘭進明沈公不及見嚴嵩之黜與
世蕃之誅誠爲千古恨事要之百世後是非自定二
公在天之靈亦可以無憾矣溯沈公去南將軍七百
餘年今又去沈公幾三百年而瞻仰二公之祠首談
及往事輒欷歔感慨泣數行下蓋忠義之在人心如
河嶽日星不可泯滅非以年代湮也歲月旣久祠宇

摧殘邑宰蜀川陳侯以二公秉天地之正氣有功於
綱常名教甚大輸與不崇奚昭誠敬爰葺而新之非
示外觀之美中心之嚮往於是乎著之也陳侯精吏
治敦寔行每論古忠義事慷慨激昂娓娓不倦其性
然也方今隆盛無所著其奇節然盡心公事卽以報
効

國家此則猶二公之志也夫侯名政典字章軒四川
灌陽人

重修演武廳碑記

古者兵民同貫故田賦卽出車徒後世文武分途故
訓練專歸行伍求其視兵如民通文於武者苟非明
治理之源未易盡拊循之道也恭維章軒陳侯青城
望族西蜀名家胸有甲兵經綸素裕學諸韜畧紀律
深嫻歷沙磧兩邑而德化風行合軍民一心而頌聲
雷動其莅茲土也下車之始禱雨觀風而外卽定課
文校武之期勸農有歌息訟有說未數月訟理政平
養與教立綏集百姓喁喁大和復念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因於公餘之暇五官並用百廢俱興忠孝祠經

始而創節孝祠因舊而新顯微闡幽南將軍特崇廟
貌敦倫崇本張孝子新築碑亭凡所爲有係民風有
關名教者已無不次第舉行矣而於武營操防尤殷
殷加意焉以爲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更不
可一日不精於是廣拓校場之地重修演武之廳廳

後建殿三楹崇祀

關聖繚以墻垣施以丹堊規模

式廓煥然一新工旣竣題其廳壁曰信賞罰明禮義
蓋言武之不可不文也聯其楹曰作將士一往無前
之氣扶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蓋言兵之不可不武也

每當驚蟄之日霜降之辰率

營

等祭旗燹畢詣後殿

行禮必誠必敬旋卽校場而訓之曰爾等以不丁不農之身既食

國家之餼卽當効

國家以忠志不壯不可爲兵技不精不可爲兵陣不熟不可爲兵行不端更不可爲兵於是教以坐作進退步伐止齊以尊

君親上爲本以奉公守法爲心則我侯號令之明恩意之厚雖古之名將練兵不是過也而更寵以花紅賜以佩玩賞以銀牌又所謂未有之奇遇矣營等雖身常擐甲目不識丁而感其德蒙其惠承其撫御真

銘心刻骨而不忘也道光己酉冬清豐順河兩汛營

兵公立

重修萬安宮記

宋昌期

清豐城之西北舊有萬安宮載諸邑乘未詳所自始相傳元初邱長春真人嘗修煉於此今可考者則明嘉靖十年重修碑記存焉蓋其從來遠矣宮前爲三清殿後爲玉皇閣規模壯麗閭歲旣久墻垣坍塌棟宇傾頽神像剝蝕而香火亦寥寥矣庚戌春越有小旱邑侯蜀川陳公率僚屬紳民禱雨是間見之而慨然曰神無所憑依其何以爲福於民乃建議修葺捐廉以爲之倡旣而甘雨應時麥秋大稔邑人士亦踴躍捐輸遂諭洪君董司其二俾墻垣之坍塌者從而

築之棟宇之傾頽者從而構之神像之剝蝕者從而
飾之工未竣而陳公適有津門之調於是復設四時
祈雨之神位於其中恐過此以往膏澤之不時冀後
之涖茲土者倣而行之以爲民請命灑行謂予曰是
工落成子其爲我記之維時洪君承公之諭鳩工庀
材不數月克蕝厥事塋茨丹雘煥然一新自今神得
歆其祀降福將無窮矣予敬惟陳公之愛民旣去而
餘情猶摯與洪君之董事出力清人士之好善樂施
皆足紀焉故不辭而爲之記

陳公名政典
四川瀘陽人

重修城隍廟碑記

國家以神道設教都邑州郡必建城隍廟取乎明有
官司幽有鬼神陰陽雖屬殊途保障總無二理也故
旱乾水溢則祈之疾病死亡則禱之凡有大災大患
無不籲救於神則所以妥神之靈者宜何如整齊而
肅穆也吾清邑顯佑伯廟在城西北隅年久失修日
就頽圯戊申春我邑陳侯以蜀西名孝廉來宰斯邑
甫下車值苦旱久野有餓莩民有菜色蓋幾幾無復
生望矣我侯憂民之憂首政釐陳三十四則誠動天
人步禱城隍廟雨立沛是歲麥大稔自是雨稍愆期

禱輒應秋又大熟轉歉爲豐實我侯誠格於神神鑒於侯有以澤潤乎斯民也維時年穀屢豐諸紳耆議修諸祠廟我侯則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民困稍蘇元氣尙未復也奚遽勞吾民哉爰稽祀典所關擇其祠宇無存暨傾圮尤甚者慨然捐廉修建絲毫不累吾民若忠孝祠節孝祠張孝子祠南沈二公祠及文昌閣演武廳普照寺未及二年煥然一新工甫竣適奉檄署天津獨於城隍神祠有志焉而未逮也去之日四民咸集張筵數十里扶老攜幼臥轍攀轅以留吾侯者莫不咨嗟流

滄曰我侯去矣民之送之如失慈父母焉民之望之如望歲焉何幸福星重照還我使君以爲神人之主也回任五閱月政平訟理時和歲稔諸紳耆復議重修城隍廟咸相謂曰此不可再累我侯也侯則曰我葺茲土責誠在我仍首捐廉爲一邑倡而士民工商素蒙德教復睹義舉亦無不踴躍樂輸共襄厥事前後殿閣計六十餘間周圍垣墉數百餘丈不數月大爲改觀蓋崇禋祀以答神庥實使四境享安平之福萬家蒙庇廕之恩豈惟是美輪美奐徒壯觀瞻云爾哉是役也經始於辛亥仲冬落成於壬子季秋我邑

侯軫念陳家營夫役之勞吏酌減差徭以示體恤爰
勒貞珉以誌神之惠與我侯之德於不忘焉侯名政
典字章軒戊子經元四川成都府灌縣人

創建升恒閣碑記

古者黃帝命羲和占日尙儀占月周禮司烜以燧取
明火於日以鑑取明水於月日月者 陰一陽之迭
運而萬物所資以長養者也粵稽通禮我

聖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於東西郊所以調燮陰陽
者典至鉅也清邑田無水利惟待膏雨以資生計雨
暘時若則爲休恆則爲咎吾邑禱雨有祠祈晴無所
每逢霖雨官與民蒿目以憂付之太息而已從未有
深慮遠謀善爲斯民籌畫者我邑章軒陳侯以蜀西
名士來守斯土於邑中壇廟廢者舉之圯者修之凡

有關祀典者無不黜堊而重新之其所以妥神明崇
禋祀爲民祈福者固已釐然大備矣而我侯則曰否
否自余下車值旱魃爲虐謹按春秋繁露分禱諸壇
廟雨立沛若苦潦騎月但於樂樓吹笛城南伐鼓社
前申祝以弭天災而祈晴尙無所也其何以昭誠敬
而蒙庇庶乎因於城隍廟之東偏創建太陽神祠以
爲祈晴之地於戲我侯爲民請命其禦灾捍患之謀
何若是之詳且盡也工既竣請額於侯顏曰升恒閣
卽建閣之義與名閣之心知他日列台衡爲宰輔調
元贊化以人事補陰陽之缺者何獨於一邑然也至

我侯庇民之德莫可殫述且已詳於諸祠廟碑誌中
茲不復贅吾無以頌我侯請卽以侯之額是閣者爲
我侯頌焉是爲記